# 金史

二五



列傳第三十七　金史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 奉

勅修

徒單鎰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烏輦北京副留守鎰穎悟絶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温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

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
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尚書
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
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
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
當自衆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策女
直進士問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
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傑中都路都轉運
副使奚䣕考試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鎰授兩官餘授一官
上三人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

譯諸經著作佐郎温迪罕締達編修官宗壁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刺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刺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爲國子助教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嘗到學中與鎰談論深加禮敬丁母憂起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温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

鎰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爲經久之治章宗銳意于治平鎰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也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

矣進尚書右丞修史如故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永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又知平陽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問宰臣徒單鎰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鎰似優者鎰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鎰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橫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曀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鎰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

之五德令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
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
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荐臻矣因論
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
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
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
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
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眞經史雅奧
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

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必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蓋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

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揆節制實顓方面上思用謀臣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鑑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亦資算勝鄉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寄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鑑言初置急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令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中都至眞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置者達于臨洮自眞定至彰德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

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行軍都統斡勒葉祿瓦副統把回海完顏摑剌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葉祿瓦拔鶻嶺關摑剌別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敖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遂取上津縣葉祿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柟以書乞和詔鎰召葉祿瓦軍退守鶻嶺關八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鶻嶺關回海摑剌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鎰還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眞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

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爲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之徴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參知政事梁瑭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

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誦曰我見丞相恥哉朮虎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為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顏綱將行省于縉山鎰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聽綱至縉山遂敗績焉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聞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

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
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
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
沙虎既殺徒單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說之曰
車駕道出真定鎬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徒單銘有
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
胡沙虎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爲功惟鎰是賴焉宣宗
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
安蒲魯吉必剌謀克鎰尚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
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

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鎰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賻贈從優厚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嘆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刑部主事

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刊修遼史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閭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敕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其大槩以為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拺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

聞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況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絶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結絶違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薦孫即康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次朕意以爲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泰和二年輿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黄紙大書敕賜神針

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寳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學御寳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寳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黄蠟令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寳文論以偽造御寳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泰和六年御試鉉爲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甞言試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令以日合天統爲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令積致學業而已遂用之久之鉉

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參機務補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爲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祐元年薨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即位問鐸安在有司奏爲右都管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爲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

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鐸爲選首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須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召鐸戶部侍郎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

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
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
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
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
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
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溫雄
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
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
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
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

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
迤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
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
即詔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
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
旣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
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潞州防禦使改安國
軍節度使徙絳陽軍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
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
年致仕是歲薨

孫即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石晉之末遼徙河北實燕薊八代祖延應在徙中占籍析津實大興仕至涿州刺史延應玄孫克構遼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即康克構曾孫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爲右丞相是時即康爲尚書省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爲吏部左司郎中上謂宰臣曰孫即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即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

初張汝弼妻高陀斡不道伏誅汝弼鎬王永中舅也上由是頗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語涉不軌詔同簽大睦親府事稾與即康鞫之第二子神土門嘗撰詞曲頗輕肆遂以語涉不遜就逮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以爾爲妃子爲大王稾即康還奏詔禮部尚書張暐覆訊永中父子皆死時論冤之頃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上問宰相今漢官誰可用者司空襄舉即康上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爲中丞觀之上乃復召即康爲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猶

以爲小盜竊發不足恤即康與左丞僕散端參政獨吉思忠以爲必當用兵上以爲然上問即康參知政事賈鉉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充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充似不合缺即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菜字泯字作汦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沇字銳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傳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舊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

調次任回降崔建昌已優調興平軍節度副使未回降即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郎高庭玉決四十解職即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王即位即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歲薨遣使致祭

李華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華穎悟讀書一再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定主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縣華獨不聽提刑司以爲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

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丁父憂起復簽
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軍興隨路官差占
者別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及司縣各存留強幹
正官一員華與簽陝西高霖簽山東孟子元俱被詔體訪
三路官員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員數
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
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
徙單南平貴幸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華華拒
之貞祐二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
遷知開封府事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

議官四年拜參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倖門乞凡斷例勑條特旨奏斷不爲永格者不許引用皆以律爲正詔從之是歲

大元兵破潼關革自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罪不許罷爲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胥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代鼎爲河東行省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太原兵後闕食革移粟七萬石以濟之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東於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毀清野革奏今歲

兩澤及時秋成可待如令耕毀民將不堪詔從華奏十月
平陽被圍城中兵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
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
南入左右請華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
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挹一語而宣宗
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以致仕鐸忤旨衛王皆
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乃驟至宰相古
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
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

相之風焉

列傳第三十七

# 列傳第三十八　　金史一百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孟鑄　　宗端脩　　完顏閭山

路鐸　　完顏伯嘉　　朮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薦戶部員外郎李獻可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宮籍監丞張庸右警巡使袞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戶部主事郭蚍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中都鹽鐵判官趙晟尚書省令史劉昂及

鑄十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合磁州刺史繹秘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袞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蚘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翰林修撰曷都水丞昂戶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入爲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閤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

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
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
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罷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
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故破魏廷
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
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
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
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五
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賀正
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

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賈鉉奏乞差監察時即別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並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上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令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準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復爲御史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

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答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爲崇改宗氏爲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爲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

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
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朞年後
敘章宗知端脩不爲衆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
遷大理丞召見于香閣上謂端脩曰汝前爲御史以幹能
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爲大
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
問上位宰執所見何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
陳言下大理寺議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
別出情見不當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爲
節度副使卒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

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滸彥哲將之官問爲政端脩脩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閭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陝西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事宋兵千餘人伏吳寨谷閭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十五里殺三百餘

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凉府敗宋人于步落堝遷官一階三年召爲吏部尚書廷議選户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陁滿胡土門暴刻以閭山代之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

對御閤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後今臺諫言民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其言太切召對于崇政殿既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於是尚書左丞烏林荅愿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爲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暐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修

撰完顏撒刺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郝忠愈獄起事容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上意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之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朕甞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則

臣虀粉矣上曰宰相安能虀粉人至是章宗並以此言告
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自完顏守貞再入
相以政事爲己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貞并忌鐸輩鐸輩
雖嘗爲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邊防守貞以爲掇拾唐
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
言切諫並指以爲黨上乃出守貞知濟南府凡曾薦守貞
者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
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
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
可選敢言及才識亞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

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閒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爲陝西西路轉運使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户部郎中李敬義方使高麗還即出爲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尚書張暐大理卿麻安上及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上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爲不可持國黨闉

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
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知除武郁承
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渉妄冒大夫張暐抑之不行上
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暐伯通待罪于家賈鉉奏
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暐暐言路鐸嘗稟會楊伯通私
用鄉人李浩暐以爲彈糾大臣須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
當臺綱愈壞今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
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事
如故頃之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
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暐及鐸暐與鐸

奏事殿上上問姬端修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修款伏乃云秪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修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晞鐸坐奏事不實晞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即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歧爲之詔特改鐸爲景州刺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皆勸人爲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糾彈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儉推

官愛刺宴飲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為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為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刺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鉤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平涼治中

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為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改詔伯嘉治之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毛吉打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

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勑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夾谷氏琢請曰前代皆賜國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莫大焉詔更賜完顏氏是月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斡勒合打爲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斡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爲侵掠遥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斜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恱遣臣護送糧運于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

嘉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効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誣無以自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勑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爲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合打許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臺廉問既得其事遂不復窮治若合打奏實伯嘉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

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挖太和嶺今聞諸監悉無琢兵蓋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從之内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刼欺國害民無如琢者石倫之言如此臣巳令帥府禁止之

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刼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閲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棗栗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澠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

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毋徒單氏聞之捕執紇石烈斷
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
劾奏乞就詰紇石烈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
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
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
圖後効尚書省奏阿里不孫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
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
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
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

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
聖恩寛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
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
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矣
阿里不孫乃除名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決四品
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熯乃人
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寃獄所致夫爕和陰陽宰相
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髙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
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
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

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耻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剌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

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爲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强力不足

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徃徃駮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勑無僞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徃徃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先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晋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陜此必争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

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
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
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劾伯嘉違
詔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訛里剌不法
沈丘令夾谷陶也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獨吉鼎木
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
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能
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
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
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遥

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陜西精鋭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閻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鷔蓄姦謀鐸不能制委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琏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誅范鐸

术虎筠壽貞祐間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

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揺民間使居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笥壽爲橋西提控

賛曰孟鑄宗端修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持國終至手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蕢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朮虎笥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邪

張煒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熼避章宗嫌名改爲大定

二十五年進士調饒州軍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使煒
喜言功利寡廉節交通部民閭元暈縉紳薄之累官戶部
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此由
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內小人宜在外章宗
問孰為小人萬公對曰戶部員外郎張暐文繡署丞田櫟
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
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為同知鎮
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使事是時大築界墻被
行戶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復桓州刺史奏請以鹽易
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細碎不敢盡上詔尚書省曰

張瞻通曉人也朕不敢縷詰卿等詳問之毋爲虛文充宣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歛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來姦人往往投牒妄指産業疏隣保姓名煒信之多與之錢已而亡去即逮繫隣保使之代償一路爲之疲弊以故舊氊罽繒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歲餘改户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俱兼規措職事左丞相崇浩奏張瞻長於恢辦比户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十四萬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恢辦乞不隷省部委臣專一提控有應奏者許瞻專達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從其請泰和八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

儲固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議國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簽三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規措者煒舉中都轉運戶籍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錢物以鉅萬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為同簽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猶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戶部侍郎貞祐初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糧詔同知都轉運使事邊源以兵萬人護運通州積粟軍敗死焉平章政事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運使宣宗遷汴佐尚書右丞胥鼎前路排頓及修南京宮

闕無何坐事降孟州防禦使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熇有才既察其無實遂不復用貞祐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蔭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劇遷奉聖州録事察廉遷内黄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妃李氏以皁幣易紅幣竑獨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爲例轉儀鸞局少府少監改户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撫使徙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録大名功遷三官致仕興定四年卒

李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槀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蟣馬血火煆之則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户籍判官轉河東北度支判官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歷官遷解鹽副使歷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事丁母憂起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遥授忻州刺史貞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

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掩
襲南鄙故籍邊郡民爲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
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效徵科均
一朝廷皆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京西京南三路行三
司掌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榷等事户部侍郎張
師魯攝東路治歸德户部侍郎完顏麻斤出攝南路治許
州復亨攝西路治中京實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之復亨
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爲未便汝州魯山寶
豐鄧州南皆産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
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滄濱鹽勿令過河河南食

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濱鹽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閱月轉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四年三月眞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凡官吏貪汙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又奏曰詔書令臣民間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由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給會計均賦於民又奏河南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

全免内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
馬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
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
稻給唐鄧軍食緣詔書不急科役即令免罷臣不敢輒行
如以臣言為然乞付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興
糧草復再奏河渡不通陝西塩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足兵
食詔户部從長規措復再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
驟至通顯既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譽望頓減五年三月
廷試進士復再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
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時戩應奉翰林

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享當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享罷為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賛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𤇍李復享乗時射利聚斂為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𤇍復享宣慰南陽還奏稱𤇍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𤥨之守蔵君子頗有取焉

列傳第三十八



# 列傳第三十九　金史一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勅修

承暉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孛朮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塔割剌訛没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孫選充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

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令乃超

授隨朝八品職任況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愬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濼害稼承暉決引濼水納之濠隍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的決尚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都軍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魁稍就

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事衛紹王即位召為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為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拜尚書左丞行省于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為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

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己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

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魯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遣人以礬寫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恡於旌賞令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

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元帥府爲保州戶部侍郎侯摯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郎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

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畢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

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子撒速爲奉御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

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書省議止聽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常平粟詐稱宣差和糴降號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完顏充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

及執中自紫荆關走還中都詔盡忠爲左副元帥兼西京
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百
段絹二百疋未幾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
丞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
嗣祚念爾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
朝加崇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
左丞如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爲都元
帥盡忠復爲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
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糺軍盡忠不察殺糺軍數
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

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奈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

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為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色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為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

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使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决河隄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令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令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秉朝政高琪託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頗疎己高琪間之其凡吾里也爲許州監

酒秩蒲求調南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頗疎我此高琪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書省奏遷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衆多彼棄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里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刺猛安人事親孝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廐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

衛花狗邀駕陳言端叔父胡覩預弒海陵端不宜在侍衛
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
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
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
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泰和
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
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
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
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
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

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旣進疑宋以計緩師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或以爲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旣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

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將來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還一官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爲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

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爲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進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三十人騎兵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紈丹出侍行賜契紙勘同曰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遥領通安軍節度使完顏狗兒即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芣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繼内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四

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癃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譏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詔自今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永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

朝廷從之及

大元兵入潼關永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

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爲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謚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廷子納坦出爲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顔盞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顔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徽聞之召小吏郭從革

喻以風旨從華言之楠方食擲匕筯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妄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

為副使宣宗即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僕散端三表皆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

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旅必練習者朮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伀頭抹撚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右副元帥朮虎高琪辟為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劒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

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槩謂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併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爲御前經歷官詔

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次真定以英爲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于激濁揚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軍于龕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醲於用賞實駭

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録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禄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上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礬寫奏告急詔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

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
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
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
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
奉大夫謚剛貞官護葬事録用其子云
孛朮魯德裕本名蒲剌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
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
邊壕塹立堡塞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
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
刺瀋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

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寧海州刺史消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朮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

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御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
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
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
完顏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
棗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
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
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
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
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
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隷

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鵶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令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黄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棣州防禦使興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

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涅河灣石壕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鞠問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

贊曰承暉守中都朞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

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埶決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孛术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列傳第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爲符寶祗候復爲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蠻猛安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

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爲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

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
與張汝楫聚黨攻刼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
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
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偽鄒都統以州印付之
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
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偽元帥郭
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
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為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
訛論為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
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

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
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
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留家先以
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
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
爲内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
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
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
兒脱身走詔諭以兵追之耿略史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
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方郭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

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實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赴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汝楫李思溫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爲寇盜罪無輕重並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堌赦至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荅與即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爲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

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堌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僞太師李思溫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卹無令失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

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納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槩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

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晝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剌衝擊敗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剌進一階久之安貞薦見奏曰淝水之捷胡魯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

貞軍亟戰奪其栅宋黄統制團兵五千保黄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黄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黄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

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藉世姻寖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晝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姦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迺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

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内庭之指意如釁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歸豫冀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爲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馬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剌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术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剌都

銀朮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蒲
剌都銀朮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桂平
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
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
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
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
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别道入定安用入蔚州
殺觀察判官李宜録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刼府
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

史蒲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為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効以用弄兵死禍遷爾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從河南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為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

遣沈思忠宫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爲將詔加思忠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宫楫副之頃之西山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顔僧家奴奏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女直人均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遥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

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
臣幸徙安地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
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
奏陳不一請逮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
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
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
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
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黄霸虞詡是
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勑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
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

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圉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筭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使朮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偽鄒元帥于小墹獲其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偽陳萬户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

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僞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王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山堌水寨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鞫玩會赦而止既而昌樂縣令术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

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
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
琢奏去歲顛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
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
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摯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
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堌琢奏
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
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爲沂州總領琢奏濰
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郄李全
保濰州六哥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兖州觀察判官梁昱

嘗攝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遥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兇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年佐撥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衆譟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

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顔㢸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相襄戍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顔匡攻襄陽破雷大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㢸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户夾谷王家奴以馬授㢸遂得免遷右副都點

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為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請自募二萬人為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為憂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也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竊譏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為雲內州防禦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稍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

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后人可使兵可強今外兵日增軍無鬭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恤之見聞習熟相傚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勑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

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
奏將帥以閫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
頗狡左丞盡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大名軍
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
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論兗州置秦州榷場弼以擅
置移文問之兗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
宋兵焚蕩榷場幾一年矣今既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
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
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兗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專
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

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勸子堌彌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彌奏方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遙授濰州刺史汝楫遙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彌薦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懷遠大將軍梁聚寬遙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

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揖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汝揖伏甲廡下酒數行鍾鳴伏發殺汝揖并其黨與手詔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昔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户數千别為一軍立功者全户為良必將爭先效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昔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職事曠廢乞徧諭覈實其精

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聵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
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
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後來者
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
所言餘皆不允
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宣宗賜詔獎
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大醫診視賜御
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
壺以爲常所辟如承裔陀滿胡土門紇石烈牙古塔皆立
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間軍民無相訟有古良

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從濟南綱欲從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

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术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擾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没烈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没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没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隷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

縣潤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户四千户爲一萬户四萬户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

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寧向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侯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勑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顒涖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貰死自効請曰臣兄演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

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遂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幹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

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内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即爲及第似涉太優别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黄摑兀也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

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比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

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
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之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
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遷徵逋課
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髙
羊哥等苦其佃户佃户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
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
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
經略司隷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減
罷懷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
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會諸道兵

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泒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絶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别以三百人廵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寧陵備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髙琬萬户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

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巳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偵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干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勑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巳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

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孛朮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眞定府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遥授安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閱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奥屯喜哥復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爲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夫國家粮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

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

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沔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卧沔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爲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

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昫昫以爲慈皦皦以爲明孑孑以爲強既而潼關破毀崤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兖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